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六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體道

右于頔神道碑盧景亮撰其文辭雖不甚雅而書事能不沒其實頔之爲人如其所書益篤於信道者也碑云司馬遷儒之外五家班固儒之外八流其語雖拙益言其學不駁雜也然則非徒貶去釋老而已自儒術之外餘皆不學耳碑又云其弟可封好釋氏頔每非之頔于頔爻也然可封之後不大顯而頔之後甚盛以此見釋

氏之敎信嚮者未必獲福毀貶者未必有禍也碑言負篤於孝悌守節安貧不可動以勢利其所履如此足以興其後世矣唐于夐神道碑　集古錄

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困學紀聞

爲檀州刺史邊州素無學校機敦勸生徒創立孔子廟圖七十二子及自古賢達皆爲之贊述唐書韋機傳

嘗讀劉暉悲甘陵賦嘆其襃善懲惡雖失春秋之旨然其文不可廢因著甘陵賦後序唐書袁滋傳

余友蘭陵蕭易簡僾中獲足下所製窮達述高韻孤峭
詞趣淵密探聖賢性命之際究天地否泰之理固知殷
紂之黃屋不爲通也顏子之陋巷不爲窮也使百世君
子之知道益明守道益堅不汲汲不戚戚從容中道斯
立言之由也顧惟短才謬嘗爲文伸紙始竟百骸淸快
斂抱已久無可自道因豫章王兵曹往聊寫梗槩不盡
慨詠之萬一耳符載與劉評事伯芻書　文苑英華
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
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余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

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送王秀才序　昌黎文集

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於一　始孟子以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楊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乎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

皆不能逃焉是眞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爲情而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爲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東坡海外集

韓退之著書立言觝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

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身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間獨深爲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

跋李壽翁遺墨　晦菴題跋

自昔聖帝明王所以措生民於理使其得自別於夷狄禽獸者備於原道之書矣孔孟沒異端熾千有餘年而後得原道之書辭而闢之昭如矣奈何溺於異端之士

吹毛求釁竊附程錄向欲陰爲異端報仇耶此程門高弟尹和靖力排語錄之非歟程錄嘗謂愛主情而言益辨析精微之極也仁者愛人此正吾夫子之言豈可因以傅愛爲仁非原道哉彼以煦煦爲仁而此以博愛爲仁正將以吾道之大擴其所見之小也原道不可非也程錄雖嘗以虛位之說爲非此決非程氏之言也夫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此正孟子之言豈可反以道德虛位非原道哉仁與義爲道德去仁與義亦自以爲道德故特指其位爲虛而未嘗以道德爲虛也原道不可非也

程錄又載昌黎言治國平天下止及正心而不及致知格物此殆程子一時偶然之言也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孟子言篤恭而天下平皆不過舉其要而言豈必盡及致知格物之條目而後可以為自修而顧乃以此非原道哉異端言心而外其天下國家者故昌黎言治國平天下而特推其本於正心耳原道不可非也非之之說三皆不過為異端報仇讐之之說一又不過為異端借影凡今所議原道三說往往類此愚故意其為上蔡謝氏之門依倣而託於程錄也學者無以其語出於程

錄而遽非原道必以孔孟之說而稽之則於讀原道幾矣黃氏日抄

送文暢師序論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今安居暇食優游生死與禽獸異者聖人之敎之賜也而文暢不知可謂辨之明而論之切矣扶持正敎開明人心與原道之書相表裏仝上

讀荀謂孟尊孔楊尊孟而荀在軻雄之間是亦於其言而定之葢謂荀未嘗知尊孟故爾若不於其言而於其人楊則未必不劣於荀此韓公他日獨以孟荀並言歟

雖然荀又豈孟伍哉故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嗚呼公之銓量諸儒審矣 仝上

程子曰韓退之晚年爲文所得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日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 文獻通考

道始於伏羲而成終於孔子道已成終矣不生聖人可也故自孔子來二千餘年矣不生聖人若孟軻氏楊雄氏王通氏韓愈氏祖述孔子而師尊之其智足以爲賢

孔子後道屢塞闢於孟子而大明於吏部道已大明矣不生賢人可也故自吏部來三百有年不生賢人若柳仲塗孫漢公張晦之賈公䟽祖述吏部而歸尊之其智實降噫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氏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聖人孔子爲聖人之至噫孟軻氏荀況氏楊雄氏王通氏韓愈氏五賢人吏部爲賢人之卓不知更幾千萬億年復有孔子不知更有千百數年復有吏部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毀行難問佛骨表

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嗚呼至矣徂徠集

鴻墀謹按石介向有讀原道一篇謂可與書之洪範周禮之六官春秋之十二經孟子之七篇並重

介讀青州劉槩韓吏部傳曰憲宗之迎佛骨羣臣無敢言者獨吏部論之走南荒八千里此豈利於身利於道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功也潮陽之湫鱷魚爲害潮人患之吏部至投文以逐之一次盡去鱷魚厥性暴戾無識猶感其化而去焉使吏部立嚴廊輔元首施其道而化天下之暴戾無識復有如鱷魚者乎必無者也鱷魚可

化況於人乎介於此知吏部之道也曰史臣謂排釋老於道未大不知大其道者復何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尊也曰諱辨其旨不獨爲賀也有激於時爾凡人息於敦孝而亟於辟諱甚無取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孝也曰鯀無德於民猶有靈於晉國宗元有德於民豈無靈於羅池者乎吏部碑之何所不可介於此知吏部之是也曰平蔡碑非不善也信一婦人而磨之焉知實錄不能磷介於此知吏部之受誣也則是吏部之誣由槩而後釋吏部之道由槩而後明槩亦可稱爲端直貞士 徂徠集

按此篇之言過荀楊遠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惡者由其氣稟之不同為未盡耳又語錄曰韓子此言已見大意又曰韓子以仁義禮智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益愈於諸子然所以三品却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韓愈原性　文章正宗

原道所論佛老孔子以為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按孔老同時說家所記問禮猶龍之類是已佛則遠在數千萬里之外至後漢時方有指名其謂嘗師

云爾不知何所於據耶想齊梁之間佛學盛行必有一種文字漫漶推附不可窮詰故退之闢之如此儼山外集

韓愈之作原道可謂勇於自信者也非有假於他人之說也其所見於道者如此也然愈者能明聖人之功而不能明聖人之道能明其功故曰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不能明其道故以仁爲博愛若仁僅止於博愛顏子所謂非禮勿視聽勿言動者果何事哉雖然愈之排釋老其無取乎昔者嘗讀中庸之書愚與不肖之不及固易曉矣智與賢者豈有過之之患及觀釋老之學

然後知聖人所謂過之者也且夫棄君臣去父子絕生養之道然後得其所謂淸淨寂滅者則人之聞道者鮮矣曾不知君臣之不棄父子之不去相生養之道不絕則淸淨寂滅者何獨不存子思子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則非道也葢絕而修之者易爲力不絕而致之者難爲功彼其爲中下之人言之爾孰知極高明而道中庸者哉南澗甲乙稿

鴻按謹案元吉答汪尹書亦云韓公作原道其欲推明聖人之心亦力矣至於以博愛爲仁則亦淺於聖

人之道也

原道送文暢師序等作闢佛老尊孔孟正是韓文與六經相表裏處非止學其聲響而已文章精義

六經之外昌黎公其不可及矣後世有作其無以加矣原道等篇固爲醇正其送浮屠文暢一序眞與孟子同功與墨者夷之篇當並觀其它若曹成王南海神廟徐偃王廟等碑奇怪百出何此老之多變化也嘗怪昌黎論文於漢獨取司馬遷相如揚雄而賈誼仲舒劉向不之及葢昌黎爲文主於奇馬遷之變怪相如之閎放揚

雄之刻深皆善出奇董賈向之平正非其好也然上宰相第一書亦自劉向疏中變化來震澤長語

韓退之與佛者大顛遊見其所與書及與孟簡書而朱子爲考論之詳矣退之所謂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始終定力有在何可誣也孟氏死吾道不傳漢晉以來老佛盛退之其時有能言其害過於楊墨如孟氏言楊墨之害率禽獸而食人者乎有能推尊孟氏其功者乎有能以孟氏自待者乎退之嘗謂人云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天不欲使兹人有知則吾命不可知如

使茲人有知非我其誰退之蓋自待以孟氏子矣其云不量力欲全於已壞而世莫救者如籍湜輩不能不叛去耳退之門人何似而敢冀道由已而傳耶退之亦豈眞知道者然不因一摧折自毀以從於邪之言如之何可誣也退之平居著述欲人必入書必火居必廬而後先王之道明若是勁也佛骨一表慷慨極諫指天誓死其臨事又若是烈也嗚呼退之豪傑哉有宋周程繼起講明斯道闢異端以正人心於是爲至然退之之言所以爲之先者自不能無取焉而程門高弟謝游楊議論

朱子已譏其流於禪學劉(絢)朱(光庭)述作未聞呂(與叔)張(繹)亦學禪而早卒尹和靖者事伊川二十年視諸公爲最久後死於伊川二十年與楊爲最壽而質鈍才短無所發越程門傳道之難其人且如此而可責退之乎而可責籍湜輩之不叛乎此春之所以有感於昌黎也(餘冬序錄)

重答張籍書其原出於孟子此書初識張籍時時年三十許耳此時盛尊揚雄其後謂其大醇小疵則退之之學進矣末年乃謂軻之死不得其傳及答孟簡書不數況雄諸子又一詣也(義門讀書記)

與孟尚書書安溪云佛骨表其所言於廷者耳此是欲流傳學者之書故拔本塞源爭辨千古道術之歸反復剴切無復餘恨自江都河汾之書鮮足以比儗者何況諸子義門讀書記

閔已賦題注探晁無咎嘗取此賦云云按閔已不得聖人而師之何謂自傷不遇也晁氏於文義可謂滅裂義門讀書記

原道安溪云韓子言道其論仁義之意甚美其觝佛老所謂爭四代之惑比於距楊墨之功者也或謂終篇無

及釋氏者意退之未讀其書不知其瑕釁之所在此可謂輕指古人不自知其膚畧者歟夫道之裂也必有一人始爲邪誕然後尤者得以繼焉楊墨非老氏比也而皆竊乎老氏之意及佛之入自謂超然尙矣識者審其根實究其崇長增高之僞又以爲與老源流表裏而大濟以夸虛是故孟氏專攻楊墨障其流也退之則源之務塞而謂道德仁義之說自老氏雜也然後楊墨肆行佛乃以晚出而承其倣且謂不及釋氏者彼謂淸淨寂滅之言去父子君臣之言老書有之歟三代之下爲夷

狄之人老氏當之歟吾則曰其所謂蔑禮樂刑政者老氏也棄君臣父子者佛氏也又申其說以為蔑禮樂刑政者為太古之無為者也棄君臣父子者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韓之時佛之禍為烈故悲其不遇列聖而生於夷狄之邦哀後王之不能黜之正之而反使加於先王之教之上老子詖淫之始而釋氏邪遁之窮其言之益有序矣荀況之言雜駁乖離擇焉而不精揚雄之書艱難晦塞語焉而不詳故道之傳斷自孟氏而止而以為其流也長曰其仁義之說朱程猶譏之何也曰

先原性後原道則未可識也博於愛宜於行情之用道之經也其論性則異是性有五在七情之先矣原道自情始殆敍文者失之歟故未可識也然則韓其醇歟曰惜其於性詳於三而畧於五也詳於三故謂孟子不知品之區畧於五故未知孟子所謂善之腴也苟求其故則知下焉者可制以法也乃其善焉者之有同於初而聖人之意得矣是故精焉而有未精詳焉而有未詳不然則朱程曷譏焉於道豈獨粗傳爾乎義門讀書記

韓文公之壻李漢爲文公作集序止稱門人而不稱壻

朱文公之壻黃幹爲文公作行狀止稱門人而不稱壻古人重道統而輕私親如此潛邱劄記

鴻墀謹案皇甫湜韓愈墓誌當愈在日其女已與李漢離婚改嫁樊仲懿其不稱壻蓋以此黃幹則但見韓集序文而不攷韓女改嫁之故者也若據重道統之說殊爲謬誤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鐘銘云欲藉僕之詞庶幾不朽而傳於後世誠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翱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時意亦

思之熟矣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惑乎天下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吾之詞必傳於後後有聖人如仲尼者之讀吾詞也則將大責於吾矣吾畏聖人也夫銘古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詞云云衛孔悝之鼎其詞云云秦始皇之嶧山碑其詞云云皆可以紀功伐垂誡勸銘於盤則曰盤銘於鼎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盤之詞可遷於鼎鼎之詞可遷於山山之詞可遷於碑唯時之所紀耳及蔡邕黃鉞銘以紀功於黃鉞之上爾或盤或

如或崒山或黃鉞其立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之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爲銘爲碑大抵詠其形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爲其作鐘銘則必詠其形容與其聲音與其財用之多少鎔鑄之勤勞爾非所謂勒功德誡勸於器也推此類而承觀之某不知君子之文也亦甚矣然所爲文亦皆有盛名於時天下之人咸謂之善焉吾不知吾所獨知其能賢於他人之皆不知乎天下人咸以不知者云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嘗亦順吾心以順聖人爾阿俗從時則不忍爲

也故當時甚未敢承教爲其所懷也如前所云足下欲吾之必銘是鐘也當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銘必傳於後代矣如欲從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詞之士願爲之者甚衆矣何藉於李翺之詞哉幸思之也日中時過淮而南書以通意且爲別

答泗州開元寺僧澄觀書　李文公集

韓退之抗顏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臨之而習之謇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論往往與退之角其復性平賦二書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濂嘗以爲

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眞豪傑之士胡仲子文集序　宋學士集

李翺賦云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顧予心獨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文忠屢稱之觀老杜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查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正同此意碧溪詩話

李習之學識實過韓退之葢其所知者各異退之主張吾道千載一人而余爲是言固不韙矣然余自不以爲疑爲不取其原道讀之醇粹而不雜明果而不二世皆

以比孟子然究其所終則得儒者之說而苟知學孔子者皆能爲是言習之他文不多見而其復性書三篇於秦漢以下諸儒畧無所襲獨超然知顏子之用心若唐人之爲文者亦或似然其言矯而幸中必有乖忤未能如習之坦然至到葢二人之爲儒一也今世言三代周公孔子之道詳者莫如禮記禮記之傳駁而眞得孔子之言者惟中庸與大學退之出於大學而未至故原道之末論正心誠意曰古之爲是者將以有爲今之爲是者外其天下國家而滅其天常葢以詆佛老意謂絕仁

義棄禮樂皆以其莊語而不窮其旨區區以孟子與荀
卿揚雄爲辨則已下矣故曰未至習之學出中庸而不
膠其言故論至誠盡性之道自孟子推之至於子思子
思推之至於孔子合於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知顏子之不遠復爲三月不違仁卿與雄曾無足
議而退之所未嘗語也故曰不膠其言二人要不可偏
廢將以正人則不可無退之將以自治則不可無習之
習之惟其所見者明故其文章合處亦追蹤退之無甚

鴻墀謹案此條亦見葉夢得巖下放言惟入後云近歲無能知習之者惟老蘇嘗及之然止與其文辭子瞻兄弟不復言甚矣學之難也云云與此異

公曰唐士大夫少知道知道惟李習之白樂天喜復性書三篇嘗爲八漸偈於屏風（欒城先生遺言）

唐儒如李習之亦不易得其答侯高書雖未免自許太高然深拒其適時行道之說自謂决不肯廢道而取容持論甚正可謂不失已矣此所以能面斥宰相過失也其幽懷賦鄙時人以嗟老羞卑爲務而無能以神堯郡

縣為意感慨憤切庶幾可與建功業者史稱其性峭覈議論無所屈非虛美矣井觀瑣言

伊洛諸儒未出以前其能以扶持正道為事不雜異端者祇推韓李歐三君子說者謂其皆因文見道夫當波靡流極之世而有人焉獨自任以斯道之重斯卽因文而見安得謂非中流之一柱哉乃韓歐已祀文廟獨不及習之則尙論者之闕也習之之學未嘗盡本於退之或者不察竟以為韓門籍湜之流蓋退之之實欲致之於門下特習之不屈耳習之之妻退之之兄子也然其呼退

之爲兄則尚不肯以後輩之禮自居而況師之云乎自秦漢以來大學中庸雜入禮記之中千有餘年無人得其藩籬而首見及之者韓李也退之作原道實闡正心誠意之旨以推本之於大學而習之論復性則專以羽翼中庸觀其發明至誠盡性之道自孟子推之子思子思推之孔子而超然有以見夫顏子三月不違仁之心一若丼楊荀而不屑道者故朱子亦以有本領有思量稱之至去佛齋文則其所以衞道者尤嚴嗟乎伊洛高弟平日自詡以爲直接道統者多矣然其晚年也有與

東林僧常總遊者有尼出入其門者有日誦光明經一過者其視因文見道之習之得無有慙色焉孟子稱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然則孟子而在不將亟進習之於上座哉至其平賦則周禮之精意也得此意而善用之睢麟之盛可復也蓋習之有體有用具見於復性平賦二書文中子之書流傳已久獨習之嗤其似太公家教吾於是而知習之所得蓋未可以尋常窺也退之文字之变遍天下至其解論語解孟子則習之一人而已後世以習之之文稍遜退之而幷其有功於聖門者而

掩之惡乎可歐公之於唐人並稱韓李而其慕習之也尚在退之之上然其所以慕之者祇於不作哀二鳥賦而止而反謂其復性書不過中庸之義疏則尚未爲知其本者惟葉石林宋濳溪所以論習之最當而近人罕信之是皆因文見道之言誤之也或謂習之言道而其言未純於道闢佛而其言時或染於佛此亦本之朱子嗚呼苛矣是不過習之學力稍未至而遽短之可乎李習之論　鮚埼亭集

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一身言

之四支百骸形而下者也吾身所具之理即形而上者也推之事物亦莫不然自異端之學興於是指形器爲粗迹而索道於虛無元漠不可測知之域形而上下者始不相屬矣柳子此論頗得道器不相離之意故取焉

柳宗元守道論　文章正宗

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葢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

天論上　劉賓客文集

柳子厚云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而

萬一離婁子眇然視之不若無者之爲快也此卽古人紅爐點雪之意子厚特新其語耳沙溪集

九歲通春秋工屬文著語默賦諸儒稱之新唐書高郢傳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予以求聖人之志莫尚乎春秋得文通陸先生所纂之書伏而誦之作求志賦求志賦序笠澤叢書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六終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七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論古

傅奕可謂獨見之士也上高祖之疏斥蕭瑀之議答太宗之言皆以闢佛爲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終太宗之世異端不至於大盛而蕭瑀卒坐是以貶或者奕有以啟之乎然其說亦不能盛行如韓愈氏之光明於世愈之言曰高祖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獘以爲恨是奕之謂也然則使

愈生於太宗之世其庶幾乎曰亦如是而已仁義不明於上敎化不行於下而欲制强敵於口舌文字之間難矣哉讀唐史 懷麓堂集

唐永興公虞世南亦採前史著帝王畧論五卷天后朝宰臣朱翼祖則又述十代興亡論一帙柳幷意林序

王勃之先文中子見勃弄筆令作題太公遇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尙賒漁舟倚石釣浦橫沙路幽山谷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鈐辟邪雖逢切近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其晚耶芝田錄

鴻屏謹案天中記據舊唐書及文中子云王通隋義甯元年卒楊炯作勃文集序云陳羣稟太邱之訓時不逮焉是勃未見其祖也芝田錄云文中命勃作贊誤

安祿山難作封常淸以市人挑戰固當敗然扼關而守遲以旬月西方兵至則事定矣常淸表文宛轉可哀初以作捷書發名果不妄新史但存一句爾習學記言

天寶癸巳元子作訂古訂古前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道於戲上古失之中古亂之至於近世有窮極

凶惡者矣或曰欲如之何對曰將如之何吾且聞之訂之嗟之傷之泣而恨之而已也訂古五篇序　次山集

元結次山撰峿臺銘見歐陽永叔集古錄中次山凡文多從顏尚書眞卿李學士陽冰素書此篆書不知陽冰作者或自作之次山於文爾雅然不能高而愛身後名甚銘亦類是昔杜襄陽碑峴首一絕頂一深淵曰吾懼千歲之後之陵谷也嗚呼古人之於名如此峿臺銘　弇州山人藁

大歷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袞楊舍人炎讀其文

篤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餼厚以泉布獻焉公曰非是爲也某嘗爲北都賦未就願卽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闤闠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由興苟得聞而覩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徜徉而歸賦成果傳天下少監陳公行狀 柳河東集

此告建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其後具列中書省官所謂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院者朱泚也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臣張使者張鎰也知制誥臣劉太眞奉行者劉太眞弟也蓋前一年泚節度涇原還鎮鳳翔加中令拜太尉故云在使院然三年四月鎰已罷相出帥岐而猶帶平章事又當時唯盧杞在門下而中書闕眞相故是年八月尚具鎰銜而注使字也泚鎰皆在外中書官宣奉行者獨太眞也以鎰之忠藎而弃外杞之姦而當國泚之陰賊而位三公德宗建中之政可知矣是告所存惟尺素耳興衰之蹟固已具見後之覽者甯不慨然跋唐建中告後　東觀餘論

按唐文粹獨孤論札曰季子三以吳國讓春秋褒之愚竊謂其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亂君易非仁　管城碩記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誌曰樂生之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弔樂毅文序　柳河東集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爲不負孔氏矣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棄重耳於外而專其寵

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爲之辭今兄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爲息發也今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雖啖趙陸氏皆所未及請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勤爲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跖優劣之說故舉其一二不宣答元饒州論春秋書節 柳河東集

賈生獲罪於漢投文汨羅以弔屈原反曰依不用於[illegible]投文沅湘以悼賈誼賈之見譏似屈之忠曰休不用似賈之投閑長沙洩其忠憤可悲已柳宗元恃叔文輩爲冰山設爲天對投文弔湘有二子之才無三閭之忠甯不發屈賈之笑 隨隱漫錄

予讀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未嘗不憐其志也伾叔文雖小人而子厚欲因以行道故以就桀自比然學者至今罪之子厚之罪在於附小人以求進若察其用心則尚在可恕之域況一時之善有不可掩者乎蘇子由著

唐代論以牛僧儒與李德裕俱爲當世偉人而馮道得爲盛德其論甚恕獨念子厚之賢未有爲之滌者予故表而出之（捫蝨新語）

讀柳宗元五就桀贊終篇皆言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其有意教誨桀而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於誅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矣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從王叔文之罪也（東坡海外集）

吊萇宏文萇宏周靈王之賢臣爲劉文公之屬大夫文

公與宏欲城成周使告於晉魏獻子涖政悅萇宏而與之合諸侯於狄泉衞彪傒曰萇宏其不歿乎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及范中行之難周人殺萇宏莊周云萇宏胣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蓋語其忠誠然也子厚哀宏以忠死故弔之云愚謂此文皆用比賦義古賦辨體

弔樂毅文燕昭王怨齊迺先禮郭隗而毅往委質焉昭王以爲上將軍下齊七十餘城昭王死田單間之毅畏誅遂奔趙以書遺燕惠王曰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子

厚傷毅有功不見知而以讒廢故弔之愚謂子厚三弔古文皆本於騷而用比賦之義為多然弔屈文意最佳弔萇宏次之弔樂毅又次之　古賦辨體

山陽故城遺趾數雉四百之運終於此墟裔孫作賦蓋憫漢也　山陽城賦序　劉賓客文集

丙辰歲孟夏余息駕烏江晨登荒亭曠然遠覽因覩太尉清河公刻石美項氏之材嘆其屈於天命且曰漢祖困阨之時生計非蕭張所出余以為不然矣自古聰明神武之主未嘗不應天順人以定大業項氏縱火咸陽

失秦中之固遷主炎裔傷義士之心違天違人霸謀亡矣漢皆反是故能成功據秦遺業東制區夏數敗於外常有關中爲舊主縞素以義動天下雖項氏猶存而王業基矣若乃蠖屈鴻門龍潛天漢始降志於一人終申威於四海則蕭張之計不亦遠乎余嘗論之漢祖猶龍項氏如虎龍雖困而其變不測虎雖雄而其力易摧一神一鷙宜乎釁絕然艤舟不渡留騅報德亦可謂知命矣自湯武以干戈創業後之英雄莫高項氏感其伏劍此地因作賦以弔之項王亭賦序　會昌一品集

李德裕云漢高祖愛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至於悲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實以惠帝闇弱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强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計也老蘇小宋皆襲此論

滹南遺老集

甘露之變王涯賈餗諸人皆以無罪族其子孫逬走在昭義者爲郭誼所殺且盡此天下所寃痛而李衞公乃降詔云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衞公不應顛倒至此此必有所甚不得已也 白田雜著

唐朱崖李太尉衛公爲滁州刺史作懷嵩樓取懷歸嵩洛之意也衛公自爲之記其中述直翰林時同僚存歿且有白雞黃犬之歎頗露知退之心及自滁徵拜再秉鈞軸卒以怙權賈禍貶死海外則向之立言誠空文爾

北樓感事詩序　小畜集

孟昭圖疏爲賊所屠下有獨北司平善句又黃頭軍亂下有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内臣閉城登樓並不召王鐸以下及收朝臣入城翼日又不對宰相又不宣慰朝臣臣備位諫官至今未知聖躬安否況疎冗乎倘羣

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此疏直而盡所謂有犯無隱也分註刪數處皆當時實事令孜所尤忌者僖宗尸位見此疏與不見同第令見之而昭圖爲其所殺雖曰殺諫臣猶爲國有君焉今直爲令孜殺則無君矣以無君之世而昭圖猶啜啜焉愚蓋怪其不知止也綱目分注拾遺

孫郃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困學紀聞

鴻墀謹案四明志孫郃博學高才唐末爲左拾遺朱

溫代唐著春秋無賢人論卜世論卽脫衣冠常服稍衣以隱著書紀年悉用甲子以示不臣之義

羅隱說石孝忠事今韓段二碑具在其敘李愬入蔡事韓止三十餘字而段則近三百言蓋段承憲宗之旨攄孝忠之憤不得不大爲鋪張誇詡也然細考韓筆其三十餘字與段之三百言者大畧亦不異但文昌所作稍加絢麗而已李義山稱退之謂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宋世詩人亦有云千載斷碑人膾炙祗今誰數段文昌案此二句乃蘇軾所記臨江驛詩朱子韓文攷異引之作不知世有段文昌與此稍

異則二公文字之優劣不難判也憲宗亦何爲以卒隸之一言遽命劃磨舊作再更新製乎予以退之之平生攷之蓋有由焉李漢序昌黎先生文曰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遂以定先生亦自以爲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退之所爲每爲世所阻抑當淮西之平鴻功鉅業歌頌洋洋將貽千萬世而無數事體之重碑之九鼎而先生獨以一手扛之當時必有以私意指摘者羣譖隊譟嗹之以孝忠之舌衆喣所漂太山一霧其勢無足怪者然則

爲憲宗者當何如哉要察所聞之言爲何如耳如其言
可諒韓筆不能以盡偏裨士卒之勞自應別錄名氏列
之碑陰足矣亦不可以輕信人語劃然而改章也如其
事無甚遺逸而孝忠以一介抗天子以殺人蔑王法以
暴狠求雄名曰吾欲勸天下之爲人下者是爲兄尺寸
之地而奪乃父乃祖之天也盡礫之獨柳之下與元濟
同尸顧義而赦之賞罪人爲烈士又用其騰口之說以
輕易星斗之文爲憲宗者不亦惑甚矣乎春秋書齊豹
爲盜說者曰爲惡求名而有名則作難之士誰或不爲

今羅隱交孝忠事惟恐不傳於後則於春秋之義乖矣

士大夫一時論議自各有是非不當一一校其平生賢否也常袞爲宰相唐德宗初立議羣臣服崔祐甫相與力爭袞不能堪奏貶祐甫已而袞坐欺罔貶祐甫代之議者以祐甫之賢遠出袞右故不復評其事然揆之以理則袞之言爲然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欲因是擣西戎腹心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宰相牛僧孺曰吐蕃

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彼若來責失信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文宗以爲然詔以城歸吐蕃由是德裕怨僧孺益深議者亦以德裕賢於僧孺咸謂牛李私憾不釋僧孺嫉德裕之功故沮其事然以今觀之則僧孺爲得司馬温公斷之以義利兩人曲直始分容齋續筆

余嘗怪唐中興以後稱賢相者獨舉裴晉公不及李文饒以爲不可解後得文饒一品集讀之無論其文辭剴

鑿瑰麗而已卽揣摩懸斷曲中利害雖晁陸不勝也文饒佐武宗通黠戛斯破回鶻平太原定澤潞若振槁于里之外披贍待燭百萬之眾頫首而聽一言之指麾國勢尊主威振卽不啻屣裴公而上之而及其貶也天下有以爲當然者豈盡成敗論耶彼其訾太尉之賞浮則不聞有以司徒匹者譏平泉之觀侈則不聞以綠野匹者又何也裴以誠李以術裴以容李以忮如是而已讀會昌一品集

弇州山人稿

劉禹錫曲江亭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

悉徙五溪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嘆罷政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趙德麟侯鯖錄云陸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誣于公異家行不脩賜孝經一卷公異坎壈而死忠州之貶不無天譴也嗟乎賢如張陸而眾善不足以贖一惡彼行住坐臥四威儀中念念於傷物者天將何以處之夢得於時有激之言聊復翁異世之公論餘冬序錄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七終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八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抒情

李伯魚臨淄人登開元六年進士第善爲文擢校書郎出爲靑州司功而卒其妻范陽張氏女燕公之妹也燕公銘張氏墓云送我伯妹萬安之墳精靈何處爲雨爲雲彼臨淄兮千里望倏忽兮夫君唐詩紀事

開元中肅宗爲忠王后爲妃又生甯親公主張說以舊恩特承寵異說亦奇忠王儀表必知運數所鍾故寧親

公主降說子垍開元十七年后甍葬細柳原元宗命說
爲志文其銘云石獸澁兮綠苔黏宿草殘兮白露霑園
寢閉兮脂粉膩不知何年開鏡奩唐書元宗楊皇后傳
骨肉世疎居止地闊宗族名迹不能備知讀厥考府君
狀已具歷官未書性習夫五常之性出於五行稟氣所
鍾必有偏厚則仁義禮智信爲品不同六藝九流習科
各異若以稷契之事贊於巢由孫吳之術銘於游夏必
將神人於恉未以爲允今之撰錄蓋欲推美實行崇識
素心先德怡神於知我後生想望於見意說爲他人稱

述尙不敢苟況於族尊行哉往來信多直疏早報張說與營州都督弟書 張燕公集

宋庭瑜妻魏氏父克己有詞學魏氏善屬文先天中庭瑜自司農少卿左遷涪州別駕魏氏隨夫之任中路作南征賦以敘志詞甚典美開元中庭瑜累遷慶州都督初中書令張說年少時爲克己所重魏氏恨其夫爲外職乃作書與說敘亡父疇昔之事幷爲庭瑜申理乃錄南征賦寄說說歎曰曹大家東征之流也唐書烈女傳

公諱濟字應物京兆杜陵人夫人京兆韋氏曰平仲生

五子四女而公卽世夫人晝哭茹毒星言割哀仍自爲祭文以抒意其畧曰周旋吳蜀備歷艱危不陷寇難賴君攜持一朝孤立更復何依魚失水而鱗悴樹無根而葉萎詞理精婉才情懇到聞者傷愍焉劍南東川節度使杜公神道碑

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后始冊爲貴妃生韓王迥華陽公主大歷十年五月貴妃薨命宰臣常衮爲哀冊文帝追思不已每事欲極哀情常衮當代才臣詔爲哀詞文旨悽惋覽之者惻然華陽公主先葬於城東城卑濕至銘魯公集顏

是從葬祔於莊陵之園故哀詞云招帝子於北渚從毋后於東陵唐書后妃傳

頃因從容縱言遂及曩歲與外舅相國有往復書猥見徵求出於眷愛休沐發篋追懷愴然因思弱植長自湖海閉關開卷孤特寡徒或有所得則三復喟嘆所務峭峻益爲迂野蓋不自量力而欲希蹤古人故書中多有此意今則聊復自哂亦當時志之所在而不能自已也建中初年及弱冠方以環衞掾曹爲今司空漕輓從事抵鍾陵經信部時外舅自都曹郎出爲郡佐話言歡甚

淹留累夕約爲伯仲申以久要迨歸江南俄致天書慕荀陳之義結潘楊之好緘詞勤勤雅有古風無言不訓感慨相許爾後數年方展嘉禮旋屬外舅以本官參台司操簡修賀輒申直諒亦旣病破累章乞身平生所蘊頗同不試蠍夫人之才有能有不能當夫司諫無隱詞皆體國後以區區建安之守逢京師變故密疏行宮陳匡復之畧移書强藩檄誠順之義其他議論風彩凜然有大丈夫之節斯不可及已與夫刺促顧慮沉浮自愛者豈同日耶明年所疾不起前此友壻天落故有二祭

文以寄悲懷七年秋猥辱朝命以博士徵至京師十數年間累有外姑與建昌房州之喪表墓申奠直書而已因緣故舊臨紙泫然今亦附於書末庶見其閨門士行之有類也兩書之外又有其時書數紙屬在卷中因復連寫倏忽二紀無非風燭士感見知如何可言往復書幷墓銘奠文等共十餘篇以兄與外舅有江湖遊處之舊又鄙人承眷特深雄詞載筆博物閎覽賢士大夫之淑聲家法固周知之感念陳跡輸於醬瓿非敢以文爲事也

與張祕監書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淸河崔羣羣與予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沆君喜古文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

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題哀辭後　昌黎文集

觀比有一書上此州獨孤使君先論朱利見續以古今事爾時獨孤公尺書見招知已相遇綏躡珠履偕升蘭堂飽之以嘉殽醉之以芳醑特賞才調且憐義聲仍謂觀曰見足下高作奇之又奇艮深靦容敢不承命其所上獨孤公書兼錄呈上惟少披覩明不虛耳 與張宇侍御書　李元賓文編

鴻墀謹案觀與睦州糾曹王仲連書云觀兼有拙書致於專城論朱生之事今此書亦以朱利見爲言而

集中復有與睦州獨孤使君論朱利見書觀所謂致於專城殆即此二書矣

我伯姊之葬員人博陵崔氏爲之誌凡歸於夫家爲婦爲妻爲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笄而上以至於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今之例凡誌於墓者琢密石加蓋於其上用敢附碑陰之義假茲石而書焉亡姊崔氏墓誌蓋石文　柳河東集

冥泉途思沈侯也原註沈使傳師也　余與沈侯同侍禁林俱守禁翰出入光寵垂二十年君性樂山水尤好絲竹貞辰

美景不廢賞心常嘆人世險艱多言可畏固未得盡其所懷也昔尚子平稱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未知存亡何如耳陶靖節亦稱人生實難生如之何今作賦以問之問泉途賦序　會昌一品集

鼓吹本軒皇因出師而作前代將相有功則假之今藩閫皆備此樂余往歲剖符金陵有童子六七人皆於此藝特妙每曲宴奏之及再至江南並逾弱冠悲流年之倏忽憶前歡而悽愴乃爲此賦鼓吹賦序　會昌一品集

近本州徐使君至奉手箏一函稱謂不移問訊加劇重

復點竄一無容言忽疑此身猶在門下收紙長想欣然感生上杜司徒啟　劉賓客文集

予既書白公鍾情纖素於前卷今復見其不能忘情吟一篇尤爲之感歎輒載其文因以自警其序云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聞洛下籍在經費中將放之馬有駱者籍在長物中將鬻之馬出門驤首反顧素聞馬嘶慘然立見拜婉孌有辭辭畢涕下予亦悲然不能對且命反袂飲之酒

門飲一杯快吟數十聲聲成文文無定句予非聖達不
能忘情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來攪情情動不可柅因
自哂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吟曰鬻駱馬兮放楊柳枝
掩翠黛兮頓金羈馬不能言兮長鳴而却顧楊柳枝再
拜長跪而致辭辭曰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
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摧駱力猶壯又
無虺隤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
主一杯一旦雙去有去無回故素將去其辭也苦駱將
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

予俯而嘆仰而咍且曰駱駱爾勿嘶素素爾勿啼駱反廄素反閨吾疾雖作年雖頹幸未及項籍之將死亦何必一日之內棄騅兮而別虞兮乃目素兮素兮爲我歌楊柳枝我姑酌彼金罍我與爾歸醉鄉去來觀公之文固以遣情釋意耳素竟去也此文在一集最後卷故讀之者未必記憶容齋五筆

唯室先生作追薦弟青詞有曰氣分父母孰如兄弟之親痛切肺肝無甚死生之隔人以此四句切當於理僕觀白樂天祭弟文有曰親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生死

唯室此言蓋樂天意耳 野客叢書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橐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前促前席曰寡人欲强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齊桓對公悅公幼女弄玉壻簫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無疾忽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

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髯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和朱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宮中十四人殉亞之以悼悵過咸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居宮中矣夢遊錄

朱子嘗言牛僧孺何緣去結得箇杜牧之杜為渠作墓誌令通鑑所載維州事有些好底皆是墓誌丁用晦芝田錄云牛奇章公帥維揚杜牧之在幕中夜常微服逸遊公以街子數輩潛隨以防不虞後牧以拾遺召公以縱逸為戒因取一篋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牧之

蓋為是感之耳餘冬序錄

吳少微東海人也少負文華與富嘉謨友善少微進士及第累授晉陽太原尉拜御史時嘉謨疾卒為文哭之其詞曰維三月癸丑河南富嘉謨卒於京邸少微時在官署聞之投袂而起疾行乎衫席匍匐於寢門之外病不能起仰天而呼曰天乎天乎子曷所朋曷有律曷可得而見抑斯文也以存乎哀太平廣記

嘗見曲中使柳三眠事不知所出後讀玉谿生江之嫣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止聞一過不比苑中人柳終

朝僅得三眠江之嫣者江鄉之美人也讀其詩者自可會之

李石鎮江陵辟崔鉉爲戎倅一旦拂衣而去既入京登上第俄升翰苑李未離荆渚崔既秉鈞衡李乃馳牋賀之曰某早拜光塵叨承眷與深蒙異分屢接清言幸會顧於厚恩俯見循於末契去載分麾南楚拜節西秦思賢方詠於嘉魚棲止實慙於威鳳賓筵初啟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鎔之下光生鄰郡喜溢轅門豈惟九土獲安斯亦一方多幸乃掌記李騭之辭也於今播於衆口南楚新聞

嘗感李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令狐綯爲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綯書自明其要云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絶蒸嘗誠增痛惻綯深感歎 唐書柳仲郢傳

愚嘗賦春情數百言狀其思媚自謂摭衆騷之遺恨遭亂而失今獨憶其間三十五字存於濯纓之東楹云 情賦序 司空表聖文集

乾德四年後主遣弟韓王從善入朝留京師後主表求從善還國不許自從善不還四時宴會皆罷登高賦文以見意曰原有鴒兮相從飛嗟嗟余季兮不來歸馬令南唐書

鴻墀謹案王士正五代詩話云陸書載全篇曰却登高文依陸爲是

李後主作昭惠后誄云霓裳霸衣曲緜茲喪亂世罕聞者獲其舊譜殘缺頗甚暇日與后詳定去彼淫繁定其缺墜按馬令南唐書昭惠傳載後主誄云霓裳舊曲韜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湮墜

我稽其美爾揚其祕程度餘律重新雅製云云灼所引似此詞後注文今失傳云 碧雞漫志

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取諸目前不雕琢而自工可謂天然之句他如梁元帝秋水文波秋雲似羅唐羅昭諫蟋蟀賦美人在何夜影流波與子佇立徘徊思多抑其次也 升菴詩話

周后卒於瑤光殿年二十九葬懿陵後主哀甚自製誄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燔之與訣自稱鰥夫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 陸游南唐書後主周后傳

豫章潘興嗣家有李後主歸朝後乞潘慎修掌記室手

表愼修李氏之舊臣而興嗣之祖也其表畧云昨因先
皇臨御問臣頗有舊人相伴否臣卽乞徐元楀元楀方
在㓜年於牋表素不諳習後來因出外問得劉鋹曾乞
得廣南舊人洪侃今來已蒙遣到徐元楀其潘愼修更
不敢陳乞所有表章臣且勉勵躬親臣亡國殘骸死亡
無日豈敢別生僥覬干撓天聰只慮章奏之間有失恭
愼伏望睿慈察臣素心其銜位稱檢校太尉右千牛衞
上將軍上柱國隴西郡食邑千戸四六話
劉山甫有才藻著金谿閒談十二卷常撰徐寅墓誌銘

情文兼至爲世所稱十二國春秋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高氏高氏後人太宗禁中聞後主甍自內廷出其經捨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於後曰故李氏國主宮人高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陀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字極整潔而詞甚悽惋徐鍇集南唐制誥有宮人高氏書家誥豈斯人也耶默記

故表文遺文盛敘古人之重存沒爰捧諸金感涕之誠

實刻肌骨然以郎中十五兄相逢京輦得志金蘭雖備孰於行文恐未周於平昔而滔以內外之戚始終所詳敢以小才爲之前敘誠以麟經下筆諸生不合措辭而馬史抽毫漢代還陳別錄伏惟慈造必踐前言與羅隱郎中書黃御史集

銘一首至尊所作上省庭蘭掌珠之句謂得比興之實遂廣其意發爲斯文親迂宸翰批於紙尾足以厚君親之義行慈孝之風是用勒石永光泉戶謹記書岐王墓銘後騎省集

鴻墀謹案鉉奉詔撰岐王墓誌銘有庭蘭伊何方秀而零掌珠伊何在玩而傾云云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八終